

少年派的梦想漂流

——上海帆船队海口冬训实录

7:00

冬训掠影

对帆船队而言,电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简直就是他们的生活写照——每天都独自漂流在碧蓝波涛中,时而静谧、时而汹涌的大海是他们最好的朋友、最坏的对手。

犹如电影中的主人公,25岁的上海姑娘徐莉佳,书写了一段传奇。而在她的身后,还有着和她一样的“少年派”们。近日,本报记者飞赴海南海口,走进西秀海滩冬训的上海帆船队,记录下他们的训练生活。他们的生活没有奇幻,他们是为了梦想而漂流。

海上逐梦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
记者 厉苒苒 摄

7:00

窗外是婆婆的南国椰影,楼下,OP级帆船的小队员们正在出操。口令声混合着唧唧的鸟鸣传入耳边,24岁的张东霜刚刚起床。

东霜是上海队激光雷迪尔项目的队员,曾在国内外多项比赛中斩获冠军,她是徐莉佳的小徒弟,也是徐莉佳之后又一名优秀的帆船选手。和窗外出操的小队员一样,当年,张东霜也是从练OP帆船起步的。

张东霜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航海经历就在OP时代:2000年广东汕尾,她第一次去海边冬训。“以前在淀山湖训练,都是一条船两个人,有徐莉佳带着我。没想到第一次出海就变成了单人驾驶,还碰上暴风雨。”在海上,他们遭遇暴风雨。狂风挟带着豆大的雨点,鞭子一样抽在身上。水下有暗礁群,一个大浪之后,就倒下一批船。死死抓紧身上的救生衣,东霜浑身发抖,害怕得连哭都哭不动了。

对于帆船运动员尤其是女队员而言,早晨出门前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涂防晒霜。据说考究的女孩每天要在脸上抹7层。哪怕阴天也不例外,

12:30

“海面会反射紫外线,如果不保护,回来后脸就好像着火一样辣辣的,一晚上都疼得睡不着。”

60公斤的船,装配完毕后,需要自己拖下海。洁白的船,银亮的桅杆,在风中将帆张开……一点一滴细心装配着自己的帆船,张东霜脸上认真专注的神情,就像正擦拭自己心爱武器的剑客。船只的日常维护、保养、检修,也是帆船运动员必须学会的第一课。

下海之前,科研团队的几名工作人员在张东霜帆船的桅杆上,装上了几个装置,为她进行训练时的实时数据检测和摄像拍摄。

桅杆上装的东西叫超声波传感器,这是奥运会前,由复旦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,专为帆船队度身定做的。徐莉佳之所以能在伦敦奥运夺冠,科研团队正是背后功臣。

开饭了!

上海队教练徐洪军驾驶着教练船从岸边运来一箱汉堡,先将一部分捐给近海的OP组和远一些的470帆船组,然后逐一分发给激光和雷迪尔项目的队员。

队员们拿到的午餐很简单:一个汉堡、一只香蕉和一瓶矿泉水。混合着海风的腥味和海水的

17:00

咸味,队员们就靠这简单的午餐,撑完一整天的训练。

与大海对话的人是坚强的,也是寂寞的。曾经,对于张东霜而言,和别人解释自己在练什么是个难题。“在不少人眼里,赛艇、帆板、帆船都是差不多的。许多亲戚朋友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练的是什么。”

下午3时上岸,短暂的休息调整后就是体能训练。洗完澡,东霜边穿衣服,边往嘴里塞着薯片和巧克力。别以为是她嘴馋,增肥也是她的重要工作之一。“大风大浪天,没有一定的重量,船都控制不了。教练给我安排的目标体重是60公斤,可我怎么都达不到。”

有趣的是,就在几年前,东霜还曾为减肥苦恼过。“练OP时,人是越轻越好。”为了减肥,她曾经每天只吃素菜和面包;为了减肥,她每天上下午各跑上6公里,跑到腿软眼花。

由于项目的特殊性,帆船运动员一年中,10至11个月都会在外地训练。从学帆船开始,东霜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春节没有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度过。这些年轻人远离都市繁华,忍受无边寂寞,为梦想漂流。

后记

帆船奥运冠军是怎样练成的?去海南探班冬训,我找寻答案。

聚焦张东霜的一天,还原的,其实是徐莉佳在功成名就之前饱含着酸甜苦辣的生活。

我乘上教练船,在海上一漂就是大半天。看着队员们在风浪中驰骋漂泊,那一个个孤单的背影让我一次次想到了电影中独立又坚强的少年。在船上,胃里翻江倒海;走下船,走路东倒西歪;回到驻地后,发现脸被晒成了熊猫——跑船的滋味,真不好受。

因为奥运后的一系列活动,目前徐莉佳尚未归队参加冬训。她虽不在,队中的点点滴滴却都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她的教练团队开启培养下一个“徐莉佳”的计划;她的陪练小师妹成为队伍中的佼佼者,她的成绩激励着小队员更努力拼搏训练……大家都期盼着,徐莉佳在奥运赛场取得的佳绩能让更多的人关注、了解喜欢上帆船运动。

记者 厉苒苒 (本报海口今日电)



刘小马和张静夫妇

图 TP

他们是奥运冠军的左膀右臂,如果没有他们,就不会有徐莉佳在伦敦奥运辉煌和成功。

他们是上海帆船队的顶梁柱,功成名就之后,当徐莉佳忙于她“奥运冠军的后奥运生活”时,他们悄然回归上海队,跟随队伍一起驻扎在海口基地,开始了培养下一个奥运冠军的造星之路……

窝在海口培养下一个“徐莉佳”

——聚焦冠军团队的后奥运生活

舍小家

徐莉佳的恩师刘小马和张静是业内著名的一对夫妻,投身帆船项目数十年,夫妻俩联手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。张静还是徐莉佳在帆船队的“妈妈”。

“姐姐!”在机场等候多时,张静终于等来与父母团聚的女儿刘诗琦。搂着女儿,张静的脸上笑开了花,心中却涌起一丝愧疚。

如今,读初中的女儿已能理解父母,会利用假期飞来与爸妈团聚。而在当年,年幼的女儿因为聚少离多,甚至连爸妈都不认识,直说“帆船队的哥哥姐姐抢走了爸爸妈妈”。张静说:“直到现在,徐莉佳都不敢在我女儿面前叫我妈妈,怕姐姐吃醋。”

问起张静一年中能有几次回家的机会,她的回答轻描淡写:“几次,几年里只有几天而已。”

“神医张”

海口基地宿舍楼顶层尽头的房间是属于张卫忠的:两张治疗床,一台红外线灯,一套茶几木凳,构成了上海帆船队简陋的诊室。

张卫忠,是个看起来很年轻的“老中医”。在队里,他的外号是“神医张”。“神医”最成功的案例正是徐莉佳。2009年,徐莉佳的腰伤发作,疼得连平时走路都得扶着腰,是张卫忠妙手回春,用独特的“放血疗法”为徐莉佳治好了病。康复一个月后,徐莉佳在荷兰的邀请赛上拿到了冠军,走下领奖台,

徐莉佳将奖杯一把塞进张卫忠怀里。

因为爱好体育,从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后,张卫忠选择来运动队。“和当医生的同学比,队医需要长年跟随运动队在外集训,待遇也只是他们的20%-30%,但队医这个职业带给人的成就感却是他们无法想像的。”张卫忠形容,当队医有时就像个超人,“什么病都要会看,什么疑难杂症都会碰上。”在他眼中,最有成就感的瞬间就是看到自己治疗的队员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。

来到海口两个月后,某天,队员们突然发现“神医张”消失了。一打听才知道,原来张卫忠请假回沪去处理人生大事——与心爱女友领结婚证!正担心他要筹备婚礼,估计很难会回海南随队治疗,没想到才两天,张卫忠又出现在海口基地。“队员都需要我,我也离不开队伍。”淡淡的话语中,有的是对职业的坚定和执着。

记者 厉苒苒 (本报海口今日电)